

# 中南半島淪陷後的亞洲

##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六十九次學術座談會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六十四年六月九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該所召開學術座談會——討論「中南半島淪陷後的亞洲」。座談會由本所主任杭立武博士主持。應邀出席之專家學者計有：李子弋、胡傳厚、朱鶴賓、吳春熙、劉毓崇、陳明、黃仰山、趙惠謨、黎世芬、鄧公玄、郭乾輝、馮達、陳紹賢、雷崧生、羅石圃、石樂三、孫德湘、張耀秋、王建勛、譚淵澄、沈鈞傳等廿餘人。茲按當日發言先後，將要點刊載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 主席致詞

各位先生，今天是第六十九次學術座談會，關於中南半島這個問題，本來是要在上個月的學術座談會上討論的，延後了一個多月，情形更較明顯，今天討論題目為中南半島淪陷後的亞洲，希望各位專家儘量發表高論。

作為一種引言，我首先要強調中南半島淪陷的重要性。它不僅是關係越南、高棉以及寮國遭受共黨統治，它的重要性在我個人看起來，僅次於我們二十幾年前大陸的淪陷。大陸的淪陷，對亞洲當然是一件極重大的事，但中南半島的淪陷，我們亦不可忽視。因為它可說是美國間接的失敗，而影響美國的信譽。大陸淪陷後，杜勒斯促成東南亞公約組織，十多年來大家對美國保衛自由的立場存着或多或少希望，但這次中南半島的淪陷，對美國的信譽問題不能不說是一種打擊。

故總統 蔣公常說：亞洲是世界問題的中心，中國問題更是亞洲問題的中心。現在的亞洲，真是成為列強爭奪的中心了。中東問題雖仍嚴重，但中東的背後只是蘇聯和美國。可是在亞洲，除了這兩個國家外，共匪更是禍亂的根源。

同時，這次中南半島的淪陷，使北越的軍事勢力增強了多少倍。根據美國防部的計算，北越所接收而可運用的武器，價值三十億到五十億美金，五倍於存在泰國的武器，十倍於其他東南亞的軍力。這是問題嚴重的所在。

中南半島淪陷後，會增加共匪和蘇聯的衝突。不但共匪和蘇聯，還有棉共、寮共、北越及南越中間，都有摩擦，不過主要是蘇聯和共匪的衝突。但是我們應當記着，匪蘇的大目標是一致的。

美國這一個多月來的表現，是不會從亞洲撤退。但怎樣才能恢復自由世界對它的信心呢？我覺得這時候正是福特千載一時的機會。他不是民選的，而美國朝野都盼望有力的領導，所以這是他最好表現的機會，他如能乘此形成一個中心力量，這將對他下年競選，有很大的幫助。至於我們自由國家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也就是幫助美國恢復自信，美國有了自信，才能使別人相信它。

自由國家除應和美國加強合作外，更應從越南的失陷，獲得鮮明的教訓，那就是要靠自己的努力，以確保本身的生存。

東南亞的國家，能否中立化呢？中立化是不可靠的。對「中立化」最熱心的，最先是馬來西亞，現在則是泰國。菲律賓則是恣態而已，因它與美國的關係是難分割的。泰國之熱心於中立化，是出於不知共產本質嗎？我想不致如此。泰國所受的壓力很大，外在的如馬雅古茲號事件，北越因泰國讓美國利用它的基地搶救難民等等，對泰國迭次表示不滿，再加上泰國內部複雜的問題，它主張中立化大概出於一時的無奈吧。

再談到東北亞問題，如果聯合國的旗幟從南韓撤退，美軍如何繼續留駐，美軍又能留駐多久，這種種問題，不僅韓國關心，日本也是切實注意。它將來會重整軍備嗎？美國目前並不希望它如此做。美國對亞洲的防衛是採大陸政策抑或海洋政策？如若重海洋政策，則韓國仍以大陸防衛為主。美國為保障日本，則必保衛韓國，這項決心究能維持到什麼程度呢？這些都在我們的討論範圍內。

最後，談到我們本身，今後我們在這變動的亞洲局勢中更是責任重大。希望各位專家對東南亞、東北亞以及我們自己，從各重要角度，提供卓見。

黎世芬先生：

## 舊的姑息主義斷送了中南半島

### 不容新的姑息主義引致大禍害

中南半島淪陷後，我看暫時會有一段黑暗的日子。不過，這段日子不會太長久的，因為，這是一個過渡形勢，不是一個決戰局面。

剛纔主席提到總統 蔣公會有一句名言：「亞洲問題是世界安危的癥結，而中國問題又是亞洲問題的中心。」引伸言之，中南半島問題應當是中國問題的延伸。不僅就長遠的歷史看，形勢如此；就是從地理上看，亦復如此。所以，中南半島在世界舞台上，從來便扮演中國大陸的配角。這次高棉和越南的相繼淪陷，寮國的一夜之間變色，大家都把它看為中國大陸淪為赤色土地的續篇，沒有人把它看為世界上孤立的事件。也就因為如此，東南亞的戰略形勢，必然將為之改觀，甚至美、蘇兩國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權爭霸和核子戰略，也會有必要將重作一番評估。

有人把這種變化，看為意料之中的。也就是說，當尼克森總統於一九七〇年在關島發表「關島宣言」的時候，美國已經預估到會有今日的發展。世

界上有許多事，不能認為早已見到，便會不妨事。這樣去看東南亞問題，我覺得太輕率，太隨便。如果任令這種坐山觀虎鬥的想法去發展，將有一天會演變成一種新的姑息主義，那是極為危險的。中南半島的淪陷，本是姑息主義的惡果，而新姑息主義引致的禍害，將會直接打擊到美國的全球性戰略。這是必須指出，而且要大聲呼籲，請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特別提高警覺的。

我們回憶到五十年代美國的道德勇氣，不能不對當時的美國政治家表示敬意。美國當年居於民主國家的領導地位，針對國際共產黨的擴張，堂堂正正地標榜「解放鐵幕」和「圍堵政策」。但是，事實上，解放鐵幕祇是當時一種崇高理想的口號，而真正實行的仍然是較具消極的「圍堵」。在亞洲方面，美國希望把國際共產黨的勢力封鎖在朝鮮半島和中南半島上，這是國際共黨指向西太平洋的一雙齧足。如果民主國家能够在朝鮮半島的北緯三十八度線和中南半島的北緯十七度線站穩，民主國家就可以確保西太平洋的安全。東南亞公約組織就是根據這種戰略構想的具體而微的區域安全機構。

東南亞公約本來具有雙重的作用，軍事上，嚇阻共產集團對這一地區的侵略意圖，政治上，扶植當地的新興國家，以抵制國際共黨在各國內部所進行的顛覆活動。要達到這雙重目標，無疑地，公約組織必須取得東南亞國家的密切合作。很不幸，東南亞公約組織一開始便忽略了扶植這些地區的原來殖民地，建立獨立自強的民族主義國家，而原來在該一地區擁有重大利益的

國家——如法國、英國、荷蘭都一味地想保持他們固有的殖民地利益。他們短淺的眼觀，破壞了這一地區的反共陣線，東南亞人民獨立的渴望，反倒被潛伏的國際共黨所竊取了，用以作為掩護從事階級鬥爭的煙幕。美國在這樣一個極端不利的情形下，挺身而出，以國際警察自命，想通過軍事的介入，來擊退匪、俄共同扶植的河內共黨政權，其成功的把握，本來就不大。再者，公約的基本觀念，是針對匪俄沆瀣一氣的假想敵而着眼的。進入到六十年代，匪俄之間的裂痕擴大了。原來由俄國為主，共匪為附庸的共黨侵略陣營，分化為兩個平行而競爭的但是目標一致的侵略縱隊。而東南亞公約組織此時也瀕臨瓦解，剩下一張白紙，一條反共的國際陣線，變質為美國單槍匹馬的軍事援越作戰。美國由於政治上的顧慮，在「先匪後俄」，抑「先俄後匪」的策略上徘徊，結果選擇了「不求勝」的戰法。二十年的時光蹉跎，美國付出了一千五百億美金，動員了五十四萬大軍，仍然沒有在這個熱帶森林地帶，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反而，因為師老戰疲，國內引起了人民反戰的活動，經濟上也出現了危機。尼克森突然採取了一個大退却的策略，想以「和解」為手段，楔開匪俄之間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關係，從政治上來個突破。這種妙想天開的作法，本來不是李辛吉的發明。多少年來，西方的外交家便慣用這種手段，以一個突破，放棄一個充滿了矛盾的舊均勢，以建立一個更符合現實利益的新均勢。當「越戰越南化」的計劃被提出，我們便認為今日越南所遭遇的慘局為時不遠，想不到阮文紹還堅持了兩年。命運作如此的安排，雖然够悽慘的，但是，越南人民艱苦作戰的英勇精神，仍然是值得我們同情和讚佩的。

「尼克森的震撼」使我們得到一個非常寶貴的教訓，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決定於自己的努力奮鬥，不能依賴於別國的援助。東南亞一些短視的政治家曾經幸災樂禍的譏諷阮文紹和龍諾，認為他們的強硬的反共政策，並不能挽救他們的危亡，因此，一些中立主義的主張，又復甚囂塵上。如果，他們把目光放遠一點，看清湄公河上永珍的一夜之間變色，便會了然中立主義並不能延緩最後一刻政治上的覆滅命運。寮國右翼領袖的狼狽逃離永珍，並不比西貢和金邊的淪陷更為漂亮。相反的，許多反共的領袖，連逃越湄公河的機會也不可得。而到達湄公河彼岸的，也被寮共政權以強硬的態度，壓迫泰國政府全部遣返。這世界還有人夢想在中立的旗幟下，討得苟且偷生的

機會，實在是可笑又復可憐的。

本人認為西貢、金邊和永珍的陷落，不是悲劇的結束，如果世界上有先見的睿智的政治領袖，不在這件大事上求取其教訓，重新改正他們所犯的錯誤，它們的繼續陷落，祇是未來大悲劇的序幕。杜勒斯最初看出東南亞是一付骨牌的局面，所以，他竭力地主張「圍堵」。不幸，他的主張沒有貫徹，而替之以「尼克森主義」。從遠大處看，整個世界大勢何嘗不是一付骨牌。東南亞一付牌，還沒有倒光，東北亞的一張，又在搖搖幌幌了。不加上把實力，搖幌的局面終沒有法子穩定下來的。

中南半島悲劇引起的新姑息思想，是完全沒有客觀的基礎的。美國的退出東南亞，並沒有成功地加深匪、俄之間的仇怨。如果，世界政治家都認為餓飽一隻弱的老虎，便可以鼓勵它去搏鬥它更為強壯的同類，這真是太天真也太愚蠢的想法。而這種想法，是不值得以自由人類的生存為代價去嘗試的。我們所看清楚的事實是，退却思想已經鼓勵一個新興的共黨小嘍囉——高棉，從事一樁新的冒險。馬雅古茲號的被劫持，已經為我們够清晰地描繪出喬森潘的嘴臉。

新均勢主義者以為在亞洲某一危機四伏的地點採取退却，足以引導要來接管的兩種新勢力之間更為尖銳的衝突，這絕對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也不符合世界的利益，而且，既不符一時的利益，更不符合永久的利益。匪、俄的平行發展，或是兩者的互相競爭發展，乃至兩者之間一強一弱關係的保持，沒有一樣是符合民主國家的利益的。匪俄兩個共產勢力，基本立場上是一致的，他們之間有「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作他們的指導，去處理他們的國際事務，而民主國家彼此之間既無階級意識，又無國際主義，他們的立場是散漫而無組織，模糊而不團結。在最近五十年來的歷史上，我們從沒有看到匪、俄一方曾經撤回，放鬆或降低他們對一國內部以共產主義為標榜的武裝叛亂的軍事援助和政治援助。在共同的目的上，他們競爭以援助去證明他們馬克思主義特性的貨真價實；在各自的目標上，他們是以攻擊對方的不够積極援助，去邀取各自援助對象的徹底依附。如果我們對兩者之一在一地區取得優勢，便看為將對其另一有所不利，而輕率地默認其當然性，則祇有構成對自己乃至對全世界的最大不利，更便宜了共產集團一向採取的個別發展共同宰割的世界目的。

美國的新姑息主義者有一廂情願的想法，祇要匪俄兩者在東南亞對立起來，就可以保持美國在該一地區和相鄰地區的利益。另一種新的姑息主義者，基於均勢的思想，希望導引日本的勢力回到東南亞，以達到抵銷美國退出後所造成的損失，這兩種想法，都是不切實際的，而且，會有相反的效果。

匪俄無論一方或兩方共同控制一個地區，都不會容許殘餘的美國利益存在。匪俄果然高唱「和平共處」，但是都是指在自由世界裏要求開放共產黨的公開活動，而不是容許在共黨集團或共黨控制區域內有反共的或非共的思想 and 利益存在。留在西貢和金邊的西方國家記者，包括法國左翼報紙在內，都被驅逐出境。美國人還貪圖什麼？至於鼓勵日本的回到東南亞，日本人也現實地祇有經濟的意圖。越南、高棉和寮國赤化之後，他們會以同一個模式的方法處理他們的國際事務，尤其對日本的貿易一定採取所謂國營，他們可以採用貿易來達到政治上的利益，而日本實在無法以經濟為手段，去爭取越南、高棉和寮國，脫離或疏遠匪俄的羈絆。至於對東南亞尚存的非共國家的貿易，日本也是以商業利潤為上。日本的重利盤剝政策，早就為東南亞國家所不滿。除非日本恢復整軍，而且還派遣其強大的海軍進入東南亞水域，則日本的回到東南亞，並不能實現填充美國退出後的真空。果然如此，則不僅東南亞國家將為之不愉，美國自己也大不以為然。於是，日本的介入不僅沒有達到對抗匪俄的目標，反而導致了匪、俄、日、美四方爭霸的新矛盾局面，仍然是一個不平衡的均勢。

我覺得今日是時候，應當警告新的姑息主義者。舊的姑息主義，斷送了中南半島，不容新的姑息主義再斷送整個東南亞、東北亞，乃至整個亞洲。餓飽一隻老虎，便可以使得自己免於憂患的遐想，可以到任何一個動物園去進行一次實驗，因為即使失敗了，祇是個人的死亡而已，不會連累整個世界的。我們也不欣賞，對一次慘痛的失敗，作如此自慰的解釋。

朱鶴賓先生：

## 美國今後對亞洲各國的政策

### 將不會超出尼克森主義範疇

高棉和越南的相繼淪入鐵幕，是我國大陸為匪共竊據以來，世界第二次大悲劇，給美國的震撼很大。目前美國國會正對亞洲政策展開相當熱烈的辯論，而且可能成為明年大選兩黨相互指責的好題目。結論如何，其對美與亞洲國家關係的實質影響如何，一時都難逆料。不過下列幾個動向則頗有可能，特提出敬請各位先生指教：

一、美國今後的亞洲政策，將不會超出尼克森主義的範疇。或可說要更認真更審慎地執行尼克森主義。尼克森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當選總統後，接受記者訪問時稱：『我們必須不再有另一個越南問題，我的意思就是美國不再陷入一個處境，供給大多數的武器、金錢和人員，去幫助另外一個國家抵抗共產侵略。我們需要一種新的集體安全安排，在世界上某一國家每次發生緊急狀態時，應由此一地區的鄰近國家担负主要的援助責任，而不是每次要求美國提供單獨的援助。美國不能再轉入舊式的越南事件漩渦；讓美國陷入某一情勢，使她冒險和蘇聯或中共發生直接衝突，對世界和平也不是有益的。』尼克森這篇談話，除了所謂新的集體安全安排，他從未認真嚐試外，其餘的內容和語氣，正好像是越南失陷後所發表的。因為越南之戰雖是悲劇性的慘敗，但在美國國會乃至於大多數美國人民都有一種如釋重負之感，今後他們再不可能耗費千億美元以上的金錢，派遣數十萬地面部隊，幫助一個亞洲國家，作十年以上的戰鬥。且在此「低盪」氣氛瀰漫之際，如美國介入某一亞洲地區事務，可能引起美國與蘇聯或中共的直接衝突，美國必然是要避免的。

二、美國今後的亞洲政策，必然仍要注意美匪與美蘇關係的平衡與運用，且以此為優先的考慮。但因這次越南慘敗，發現一九七二至七三年簽訂巴黎停戰協定時，受了蘇俄及匪共的欺騙，以及此次馬雅古茲號被高棉劫奪，美國要求共匪協助促使高棉釋放，而遭共匪不加理睬地拒絕。今後美國不會輕易期望運用匪俄的影響力以圖延阻亞洲共黨的滲透、顛覆或武力進攻。

因據史族克 Tad Szulc 根據各種公開與機密資料的分析，巴黎停戰協定的簽訂，有兩個重要關鍵。（見“*How Kissinger did it behind the Vietnam Cease-fire Agreement*”, by Tad Szulc, *Foreign Policy*, No. 15, Summer 1974）第一，一九七二年四月下旬季辛吉秘密訪問布里茲涅夫時，曾透露美國不會堅持北越撤離在南越的軍隊，作為和談的先決條

件。五月裏季氏又突然向布魯提議可在南越設立包括越南政府、越共及中立派三方面的選舉委員會，以解決南越的政治問題。布魯得知美國這兩張底牌後，即由布加寧 Podgorny 去河內說服北越不以排除阮文紹為和談條件，才使和談急轉直下。第二、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六日季辛吉飛北平密訪周匪恩來，要求中共促使北越接受和談時，周匪反應冷淡。同年七月法外長許曼訪晤毛匪澤東時，毛告訴他，毛曾勸過越共外交部長平氏 Binh，要她不要堅持要求阮文紹去職。毛說在某種情況下作戰術性的運用，亦是明智的。許曼得此消息後馬上轉告了季辛吉。華府認為這兩件事，都對北越越共發生了影響，極有助於和談的終告成功。但這次越南的慘敗，主要原因顯然是俄匪破壞停戰協定，大量迅速地供給北越以重武器和裝備的結果。事後季辛吉曾公開譴責俄欺騙了美國，今後當不致再輕易地上當了。

三、美國今後的對外政策，必不輕易地提供承諾，但對過去條約上所作的承諾，則會更嚴謹認真地履行。本年四月廿九日季辛吉在華府一次記者會中，檢討美國在越戰中所得的教訓時，認為『美國太草率地介入這場戰爭，而後又輕易地撒手不管。』又說：『美國必須慎重其事地提供承諾，更應該嚴謹認真地履行承諾。』季辛吉又於五月四日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訪問時表示：假使水門事件未削弱美國總統的權力，假使美國國會未通過戰爭權力法案，他不相信北越會把他們二十個師中的十九個師，調往南越大舉進攻。

一九七三年美國為了迫使阮文紹簽字停戰協定，尼克森季辛吉都曾明確地提供保證。而此次北越大舉進攻南越，美國竟不能履行諾言。這事已使美國的信譽遭受極大打擊。美國為了恢復她的信譽，今後不得不認真地履行承諾。但越戰後美國國會的情況雖已見改善，而基本上美國人民因國內問題重重不願負起過多的國際義務，則似乎是沒有很大改變。故美國行政當局，於提供必要承諾之前必須先考慮國會和民意支持到什麼地步。這種國內現實情勢的牽制，將對美國對外政策的抉擇發生極大影響。尤其擬訂亞洲政策時意見可能仍甚紛歧，牽制亦仍繁多。

四、自高越淪入鐵幕後，我們看福特、季辛吉、斯勒辛格，以及美國國會重要領袖所發表的談話，得一綜合印象，即美國將以南韓及亞洲大陸以外

一連串的島國為基礎，建立新防線。並以美國的海空軍而不是地面部隊，作為維持這地區和平的工具。那就是由阿留申羣島經日本、南韓、琉球、台灣，而到菲律賓和印尼的外島鍊形防線。他們有見於韓國情勢的緊張，所以一再強調將不惜一切代價支持南韓抵抗侵略，以使北韓不敢輕易冒進南韓，以先穩住這條防線的北端。

此外尚有值得注意的幾點：

(一) 在這些談話中他們提到對泰國的支援時比較不甚明確。但這並不顯示美國對泰國的危機，今後將置之不顧。中南半島變色後，泰國將首先成為俄共、中共、越共滲透、顛覆乃至武力侵略的共同目標，亦是中俄共相互競爭奪取的集中焦點，美國對泰國的處境，及其對東南亞全局安危的影響作用，不會不聞不問置身事外。但泰國政府抗共的決心不如越南堅強，而其國內政治的錯綜複雜，較越南猶有過之。美國有見於在越南的失敗，對今後美泰關係的處理，必更謹慎而不輕舉妄動。

(二) 越南淪共後，菲律賓對美國的指責極為強烈，非國行政當局甚至表示美國在非的海空軍基地，祇能保護美國駐菲部隊本身的安全，而無助於菲律賓的免受外力侵略，乃高呼收回這些基地。但美國深知菲律賓的目的，並非就此割斷美菲友好關係，從此成爲一個真正不結盟的中立國家。非國真正用意恐仍在徹底檢討美菲關係，希望得到美國更確切的保證與支援。同時羅萊爾—藍萊協定滿期後的美菲經濟關係，亦會趁此一併詳加檢討改進。

(三) 美國爲要建立這一新防線，並希望它日趨於鞏固，今後她必更注意蘇彝士運河復航後，蘇俄在印度洋海權的再擴張，因之擴充第亞哥加西亞島上美國軍事設施，將加緊施行。在西南太平洋上的各託管島嶼，如瓜買連和堤南等，美國如何加強其軍事設施或建立強大基地，亦都會在短期內優先予以考慮。越南金蘭灣會否給蘇俄建立海軍基地，更是美國軍事當局最所關切的問題。此外在這新防線左端的印尼，和美國還沒有條約關係，短期內亦不能締結類似共同防禦的條約。澳紐兩國和美國雖有東南亞公約和美澳紐公約雙重盟邦關係，但近年來澳紐兩國對這兩個區域防禦條約，都不十分表重視。美國對印尼和澳、紐三國關係的加強，近亦正在積極努力中。

劉毓棠先生：

## 美與我們的關係不僅對我們重要 就是對美國本身的安全也很重要

這次中南半島失陷後，各方的反應有三方面：

第一，有部分人對美國失望，認為美國的政策沒有效率，打不必要的仗；且認為美國無法信守諾言，故紛紛要撤出美方駐軍。

第二，認為高棉、越南的失陷，責任不在美國，那是因為這些國家自己內部太腐敗。許多專家及外國學人皆持這種看法。

第三，是美國官方的想法，如福特總統說，這次中南半島的失陷，縱然是一個非常令人遺憾的事，但對美國的基本安全仍是沒有妨害。美國從今後應加強與各友好國家，已與之簽訂條約的國家，包括中華民國、日本、南韓等，加強友好關係。

美國在亞洲的政策一直都未改變，雖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亞洲及其他地方局勢變化非常大，但美國對亞洲的基本政策不變，而在執行上稍為失策，使得動亂在亞洲蔓延。美國給亞洲的動亂如何？一百年來，美國把亞洲當做一個市場，是從經濟立場來看，採取門戶開放政策，想在亞洲維持一個均勢，以求得貿易經濟的保障。但自從日本軍閥打破了這均勢後，除了經濟因素，又加上安全的顧慮。當然，國家安全及經濟這兩樣因素都應該考慮的，但是美國開始最主要的意思乃是人權、民主、自由。到十九世紀末葉，美國的工業開始迅速發展，一般人及思想家忘記了原來立國的基本理想，而只看到物質的思想和關係，所以到現在，在任何地方，美國之政策，還是維持經濟軍事安全的觀念，沒有拿出本來的精神，所以還是不能對付共產主義。共產主義，雖然我們不喜歡，雖然它是一種不好的精神，不好的思想，不好的主義，但是它的確是一種力量，除了軍事及經濟的對抗外，美國還缺少一種精神的力量來抵抗它。美國在亞洲純以維持經濟和軍事安全的觀念，所以特別注重日本，因日本代表這兩方面的力量。

我認為台灣、金馬在這二方面的戰略地位重要性不亞於日本，今後我們應

該幫助美國，建立積極的觀念，對於台澎金馬，不只停留在過去純為防守地位，應改變成為攻勢主動的地位。中美關係上，主要任務，是幫助美國覺醒。美國過去二百年的歷史，有所謂二次大覺醒，皆有良好的表現。一是在一七四〇，一是在一八四〇年代，隨前者是美國的獨立，隨後者是南北內戰。在內戰時期，北方是持真理人道立場，主張解放黑奴，南方則站在經濟立場，而這次，美國以很大的犧牲，選擇了真理一途。以後呢？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都處於被動、消極，都不是主持正義，也沒有想辦法積極行動。這時，美國已開始漸漸忘了他們立國的理想，而以利為義。

今後，我們與美國交往，要特別注意福特總統。因他仍保有美國人當初原有的人道、正義的作風。看他最近的表現，可知他不僅只講經濟利益，也顧慮到人民，他仍保有美國傳統精神的偉大，如他明年的競選能得勝，則對其國會兩院皆能有大的影響。美國與我們的關係，不僅對我們重要，對美國本身的安全亦是重要，美國朝野人士亦承認中華民國不僅是盟友，且是有道義的朋友。美國人是一個坦白開放的民族，易於接受別人的意見，如果我們繼續與之交往，加以勸導，則不但對我們有幫助，相信將來美國也定能完成他對全世界所負的使命。

趙惠謨先生：

## 我國成為亞洲的反共重心

### 泰韓兩國之轉變值得注意

本人對於高棉越南淪陷後的亞洲新局勢，想就下列三點來討論。

第一、中華民國成為亞洲的反共重心。我國的反共鬥爭，當遠溯自民國十六年的中國國民黨的清黨運動。總統 蔣公不僅親身領導此一反共鬥爭，在國內指揮四十餘年剿匪戡亂諸役，並在國際上領導反共運動。碧瑤鎮海兩次會議，首創亞洲反共聯盟。蔣公所著「蘇俄在中國」一書並詳述國際共產主義赤化世界之陰謀毒計。共產國家不僅不守信義，更不惜滲透顛覆與軍事侵略同時並用。最近高棉南越之在極短期內相繼淪陷於共黨之手，不僅證明北越對於與美國簽訂之巴黎協定視同廢紙，其以武力征服非共反共國家之

陰謀，實無日不在策劃進行之中。南越高棉之後，寮國聯合政府已全由寮共控制。泰國與馬來西亞兩國已成爲其最近之征服目標，北韓對於南韓更是躍躍欲試。環顧亞洲，只有在台灣之中華民國，不僅高舉反共之鮮明旗幟，且有強大之軍力與堅強團結之人民實際共同奮鬥。蔣公昔日對共黨陰謀罪惡之指陳，今日無不一一由共黨自己以事實證明其毒僞罪行。蔣公不僅爲全世界反共之先知先覺，且爲領導反共之世界領袖。中華民國以其雄厚之國力與武力，在高棉南越淪陷後，已成爲亞洲反共重心。團結亞洲反共力量，領導亞洲反共戰爭，已成爲中華民國應負起之神聖艱鉅任務。

第二、美國蘇俄匪共與北越的錯綜矛盾。在高棉南越淪陷之前，此四方面的錯綜矛盾，或顯或隱，尙未完全暴露，至少在俄匪與北越之間，因大敵——美國——當前，彼此在表面上尙須以征服高棉南越爲共同目標。但在金邊西貢全被攻佔後，三者間之矛盾不僅表面化，且正愈演愈烈。被共匪蒙養的施亞努，迄今不能返金邊一行，更說不上掌握實際政權。西貢曾盛傳改名爲胡志明市，但據傳說北越南越共黨已表明南越北越之統一，當在五年以後，而西貢市之改建有歸由蘇俄負責之說，俄人已大批到達西貢，滿載石油之三艘蘇俄油輪亦已駛抵西貢。匪共與蘇俄在越南高棉固然互爭其控制權。北越共黨更欲早日統一南越，早日控制寮國高棉。對匪俄實力之弱強懸殊，與匪之疆壤相接與俄之邊境遠隔。故對匪則採取近防，對俄則採取遠交。而匪共則力求與南越高棉之土共接近，助成其強大自立，以防北越共黨之侵佔控制，藉以阻止蘇俄在中南半島之發展。美國在高棉南越慘重失敗後，但求能阻止蘇俄匪共向中南半島急速進展，而侵入南中國海與暹羅灣，影響其非澳之西太平洋防線，故對北越之能半自主地控制寮國高棉，不惜間接予以援助。今後亞洲新局勢之發展，美俄匪共北越之互相制衡，實值得注意。

第三、泰國南韓走向中立的可能。泰國在寮國高棉被共黨征服控制後，以境壤相接，國內北部南部均有叛亂的武裝共黨。北部共黨因匪共已由雲南經寮國東北建路直達泰境，軍火接濟與共幹訓練，均全力爲之，將來發展，泰國政府極爲焦慮。蘇俄爲阻止匪共經由泰國馬來西亞進入印度洋，早有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之圖謀，泰國本其百年來之傳統外交，左右逢源，東偏西倒，但求生存，不問是非。其迫逼美國撤軍，與力謀與匪親近，正爲其謀求中立之初步。蘇俄和美國都不願共匪勢力獨霸泰國，北越亦無力向

泰發展，當亦不反對其暫時中立，以待將來。泰國走向中立，雖不必即能實現，當亦有其可能。至於南韓，雖以堅決反共自稱。但自知無力以武力統一北韓，且因國內政情不穩，時慮北韓乘機進攻，前年即曾與北韓作變相的和平商談，謀求仿東德西德先例，和平相處并與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美國對於南韓，雖以協防條約之莊嚴義務，及在韓駐有四萬陸軍，一再聲明對北韓侵略，不惜一戰，且以必要時使用核子武器威脅北韓。但美國一般民意，雖反對背棄神聖盟約，贊成協防南韓。但若能避免派軍在陸地作戰，因鑒於韓戰越戰慘痛教訓，南韓若能由聯合國保障其主權獨立，如西德之於東德，爲日本安全之隔海屏障，自必極表贊同。其不贊同者，當僅爲受共匪支持之金日成，與匪共僞政權而已。蘇俄爲防阻共匪贏得對韓國之控制，暫時當亦以維持南北韓之現狀，如西歐之東德西德爲得計。南韓之處境略有異泰國，成爲中立遠較困難，但亦非無可能。泰韓兩國將來之轉變，亦同值我們特別注意。

胡傳厚先生：

## 美國「拉匪制俄」正中其匪下懷

### 「重歐輕亞」使匪侵略陰謀得逞

本人對於黎先生的看法，非常同意。自從高棉、越南兩國相繼淪陷後，國際間都注意到共匪與蘇俄在東南亞地區發生新的衝突問題。共匪曾大肆宣傳說，這次北越共黨的侵略得手，主要是得力於蘇俄的積極援助；美國政界相信這種說法的很多，因而指責蘇俄，遠甚於指責共匪。

我們要瞭解共匪這種宣傳的作用，首先必須瞭解美國對俄、匪的政策。美國由於蘇俄是她的最大的敵人，近年來一直存着一個幻想，意圖拉攏共匪抵制蘇俄；自從尼克森就任總統以來，即採取這項策略，福特繼任後仍未完全改變。美國政界人士，尤其是民主黨籍的國會議員，支持這項策略的很多；即使對我友好的人士，也不反對美國與共匪勾搭，以對付蘇俄。可是，美國如維持採取這種政策，却正符合共匪的願望。共匪的基本立場，原是反美、反俄，只是由於目前蘇俄對它的威脅和壓力太大，因而企圖暫時拉攏美國

，以對抗蘇俄；美國現既自願與它勾搭，自然正中共匪頭目的下懷。

我們於瞭解美國對俄政策，及共匪對美國的意圖後，即不難揭穿共匪大肆宣傳蘇俄援助北越共黨侵據高棉、越南的陰謀，實在於：一、挑撥美國加深對蘇俄的敵視；二、強調蘇俄勢力侵入中南半島及東南亞，誘騙美國與共匪加強合作，共同抵制蘇俄。此外，共匪曾一再表示：不反對美國的軍隊留駐日本，贊同美國在歐洲加強與西歐盟國的合作，都是希望美國集中力量，對付蘇俄；最好是美俄發生大戰，好讓它坐收漁利。

共匪與日本談判訂立「和平友好條約」，堅持要列入「反霸權」的條款，即是企圖拉攏日本一同反俄，乃至反美；此項陰謀，日本方面看得非常清楚，因而寧願拖延這項「條約」的簽訂，而不願輕率接受。共匪由於對日本所施的壓力遭遇抗拒，即轉移目標到東南亞國家。

菲律賓與共匪「建交」，早在去年九月馬可仕夫人赴匪據大陸訪問時，即已在原則上有所決定；今年三月初，馬可仕曾公開宣稱：定於五、六月間訪問匪區，更明顯地透露了與匪勾結的意向。因此，中南半島的事變，並非導致非、匪「建交」的直接原因；至多只能說：這一變局更增強了馬可仕與匪勾結的決心。我們知道，馬可仕最初的計劃是：與蘇俄、共匪同時「建交」，而不互派「大使」，設立「使館」；現在不但先與共匪「建交」，並同意互換「大使」，而且在非、匪「建交」的所謂「聯合公報」中，公然列入：雙方「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世界上任何地區建立霸權和勢力範圍的圖謀。」甘自依附共匪，作為共匪「反霸」（反俄、反美）的鷹犬，顯然是受了共匪的誘騙而改變政策；這不能不說是共匪在東南亞地區施展統戰策略的獲逞。

中南半島淪陷後，共匪與蘇俄在東南亞地區展開權力鬥爭，確屬事實；可是，這種鬥爭的本身，根本與自由國家無關，任何方面得勢，都對自由國家不利，其不利的程度也完全相等，並無任何軒輊。可是，共匪却利用它與蘇俄的鬥爭，來誘脅美國及東南亞自由國家與它增進關係；從美國及東南亞所有自由國家的立場說，這完全是一個統戰的陷阱，絕不應輕率墜入。

此外，值得附帶提及的是：美國這次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盟國加強合作，從整個世界的反共鬥爭來說，自然是應有的行動。可是，這種措施，如果不是全球性的加強反共陣容，而只是以反俄為目的，不但反俄不反匪，甚

至於不惜「拉匪制俄」，那就正中共匪力圖轉移國際目標的詭謀；因為，如此一來，美國與蘇俄的注意力都將集中到歐洲，加強對抗，昇高緊張情勢，共匪便可肆無忌憚地在亞洲地區施展其侵略陰謀了！因此，我們不僅要呼籲美國根本放棄「拉匪制俄」的意圖，更要促請她改變過去「重歐輕亞」的政策，以免使共匪的侵略陰謀得逞。

黃仰山先生：

## 台灣在戰略上地位重要

### 美對亞政策應作新抉擇

自從越南變色以後，五月六日，美國總統福特在一個全國性電視記者招待會中，有一項明顯的承認：越南變色後，世界各國，特別是一些有關係的國家，都急於知道美國今後的立場，且積極想知道美國未來的動向及政策。福特總統說：「美國將繼續支持我們的友邦，且對於潛在的敵人，美國將對抗他們。我的目標是使南韓與美國保持更緊密的連繫，向台灣保證過去的承諾，向印尼、菲律賓及其他太平洋國家，進行更密切的合作。」福特總統這一段話，含意有二：

一、美國對亞洲的政策呈現重新評估的新動向。

二、對中華民國復興基地的台灣，在環球反侵略的戰略態勢中，仍具有重要價值。

我們不宜因福特這段話，便覺樂觀。因這只是美國的「本能反應」，對亞洲的政策仍然極為模糊且不結實。我們探討美國對亞洲的政策及其動向時首先要理解，越南的悲劇是韓戰的延長，韓戰的鬧劇，是由中國大陸淪陷所引發。一九六七年七月，美國正在遂行所謂階梯戰略，我當時在越南西貢，深深的覺悟到：美國的作法，犯了許多錯誤。

一、美國人沒有把中南半島戰爭的本質搞清楚。丟開狹義的射擊戰不談，我們知道，中南半島的戰爭是一個政治戰、心理戰、經濟戰、外交戰、宣傳戰的總體戰，同時是時間性的戰爭，美國並沒有全盤把握此一狀況。

二、在歷史上，任何聯盟對敵作戰，盟友之間對戰略或戰術總有不同的



意見，從十字軍東征到第一、二次世界大戰，都有此種現象。多年來，美國人遠離自己的國家到越南作戰，美、越之間無論在文化的背景或國情，都有相當大的差距，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興的獨立國家，在狹義民族主義的澎湃中，自然會發生很大的困擾。亞、非各新興的民族國家如此，越南亦如此。似此，美國派地面部隊投入越南戰場，乃犯了戰略上一大錯誤。

三、在這種聯盟戰爭中，宜採取速戰速決的方法，而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時間拖延太久，以至中南半島的命運，歷經四分之一以上的世紀後，終告悲劇收場。

我們都知道，台灣在反侵略的環球大戰略地位上，特別在總體戰上，居重要地位。不但在有形的軍事防衛體系下，在太平洋這一串花彩列島中處中央位置，我們對共黨本質的認識，及防制共黨的統戰陰謀，台灣亦是最堅強的基地。若干西方國家的軍事外交專家，認為蘇俄及中共之「失和」，終將演變為戰爭。他們認為蘇俄陳兵百萬在中國大陸邊境是一個明顯的徵象。但他們有沒有想及如果俄匪在一夜之間和好了，則這些大軍會指向韓國、日本。現階段正倡議大陸裙邊理論，認為美、蘇爭霸無論在大西洋或太平洋，都正是爭取海峽的優勢。但是他們始終沒有明白亞洲問題的癥結所在。

世界二大羣島，一是菲律賓，一是印尼。印尼有一千三百多個島嶼，美國認為在新的太平洋的防衛帶上，印尼、菲律賓至為重要。但是，他們沒想到，在這兩大羣島上，早已滲透了不少的共產黨。美國仍有一個錯誤，在亞洲、太平洋的防禦構想上，其第一假想敵是蘇俄。我們知道，越南戰爭，北越的武器是蘇俄供給的，但是政治作戰的幹部都是匪共派去的。因此，美國今後對亞洲之政策，應重新作一抉擇。

記得去年馬來西亞與匪建交時，我們也曾強調，在這種情勢下，我們中華民國，對亞洲對世界，所負的道義責任更重，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現在中南半島正逐段的變色，菲律賓與匪建交，我們雖在傳統的形式外交上日趨孤立，但是，無論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這些國家很快就會嚐到與匪結交的苦果。在這種情勢下，雖然我們與東南亞國家邦交越來越少，但我們可以運用非傳統性的外交形式，仍繼續加強彼此關係。

陳明先生：

只有加強團結莊敬自強  
才能在風雨中屹立不搖

各位已提過許多寶貴的意見，現在謹對討論綱目第一、二、四項提少許補充看法：

第一、北韓金日成在看到美國如此之快的放棄了中南半島之後，認為南北韓統一時機亦已成熟。當他到大陸訪問時，鄧匪小平竟表示，中共希望北韓能用和平的方法統一韓國，這對金日成乃一大打擊。中共的陰謀，是想與美國保持一種所謂「脆弱的低盪」關係，並且避免在東北亞引起任何使日本緊張的事件，以免日本重整軍備。而匪、俄雙方對北韓是儘量爭取，金日成亦對兩方儘量裝出中立的姿態，除了南、北韓統一的問題外，還有貿易上的差額問題，都希望中共能給予幫忙。

第二、談到匪俄在東南亞爭取的問題，亦有一事件。施亞努之母在北平逝世，匪竟下半旗致哀。可看出匪俄極力拉攏東南亞的國家。共匪甚至表示，「美國放棄中南半島，不會影響美匪關係，且共產黨在中南半島的勝利是對美有好處的。因為，美國可將注意力集中在其他更重要的地區」，希望美國在匪俄、日匪間的軍事平衡多作努力。

第三、從朴正熙擔憂韓國問題來看，美國認為韓國不必如此担心，因為美國還有四萬多軍隊駐在南韓，且國會許多議員皆不贊成減少。如果北韓想要試試美國對南韓的誠意，美國必捲入韓戰，有許多議員認為中共可能會牽制北韓，且美國與南韓訂有共同安全條約，這是經國會批准的。總言之，美國的憂慮，並非承諾問題，韓國在軍事上的優勢，遠勝南越，且超過北韓，國力不可與越南相比。美國担心的是，南韓在過去一年半內，給世界的印象是不够莊敬自強，而遭貶值。故可知美國在今後亞洲政策的動向，乃注重一個國家是否能够莊敬自強，自助助人，也就是說，美國今後は採取選擇性的政策。今後，如果美對亞洲是選擇性盟邦的話，則美國對韓國的承諾可能會慢慢減低。

至於我們自己，更應團結加倍努力，在亞洲局勢大變動時只有「自助人助」，才能在風雨中屹立不搖。說到「自助人助」，我國雖然與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維持邦交不多，但維持實質關係之國家却日益增多，我們是否應統籌計劃或指揮對外非正式外交關係之「對外事務」，以增強自身力量，增加國際實質關係來對抗共匪欲孤立我之陰謀。

李子弋先生：

## 俄毛在中南半島競爭乃屬必然

### 匪將在越高寮建勢力線以防俄

今天我僅就我研究心得提出幾點分析：

一、中南半島之悲劇可說在一九七二年美毛協定時已確定。爲什麼呢？中南半島現情勢之演變結果來看，已有一個確定的形態：即毛共掌握了陸權，而由美國控制海權。換言之，美匪上海公報中說：「美、毛雙方並不預備在太平洋上建立勢力範圍圈」。但這句話並不意味：美、毛雙方不預備在太平洋地區「劃分」勢力範圍圈的協議。這種「劃分」的協議，即爲陸權由毛共掌握，海權由美國控制。爲什麼？這次中南半島戰爭，幕後是由毛共策動的，因爲一九七一年季辛吉第一次到匪區去，由葉劍英接待。葉劍英並非爲外交幹部，與季辛吉更談不上什麼淵源與關係，爲什麼要由他接待季氏，我可以斷言，他是中南半島事件幕後的最高負責人。

二、中南半島的現勢，目前可說完全掌握在毛共手中，但中南半島上毛俄之間仍有重大的衝突。現在寮國永珍的蘇俄人員自去年後，日見增加，目前已超過美國的人員。換言之，蘇俄在永珍正作最後的掙扎，這是一個鬼打架、狗咬狗的局面。美國不願見到蘇俄的勢力進入中南半島。因此，蘇俄與毛共在中南半島上的競爭，乃屬必然。

對中南半島今後的趨向，我個人認爲可能南、北越、寮國、高棉會在毛共的壓力下，組成一個中南半島聯邦，然後宣布此一地區中立化，以遏阻蘇俄勢力的介入。毛共在中南半島聯邦中立化後，可能循泰國、寮國，至雲南邊境走廊建立一條勢力線，以防蘇俄從印度、孟加拉、緬甸的陸權包圍。此

## 本所「匪情研究叢書」：

- 一、共匪文教問題論集 四十元
- 二、共匪經濟問題論集 四十元
- 三、大陸知識份子問題論集 四十元
- 四、匪黨問題論集 四十元
- 五、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  
——毛澤東思想探源 廿五元
- 六、中共外交與對外關係 四十元
- 七、中共的文藝整風 六十元
- 八、共匪文字改革總批判 四十元

### 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

郵政劃撥帳戶三三四六號

### 總經銷：東興文化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林森北路67巷96號

乃我個人認爲今後中南半島可能的趨向。

三、今後中南半島形勢改變後，分裂性的國家今後有三種形態與發展：①分裂式國家弱的會被強的併吞，如南、北越。②暫時的和平共存，如東、西德。③南、北韓之例，美國可能與毛共透過政治壓力來解決南、北韓問題。因爲毛共目前沒有力量支持北韓，逾過三十八度線向南韓發動越戰式的攻擊，故美國必會向南韓施加壓力，希望南韓透過政治方式和北韓談判。然後南北韓在美毛的協議下，均參加聯合國。

四、中南半島淪陷後，國際社會間會出現一些區域自治形態的組織。誰有力量控制一個地區，國際社會就會承認這個既成事實。如孟加拉在印巴之戰後的形成一樣。如果「巴游組織」，在中東某一地區以武裝力量控制或佔

領一個地區，久而久之，便會獲得國際間對這區域自治的承認。

五、在美、蘇、毛三角衝突中，自能源危機衝擊下，國際社會間已形成三種系統：○產業系統。◎資源系統。③知識系統。

從我們之立足點來看，我們應立足於知識系統上，努力發展資源系統，而後走上產業系統，如果能照這體系發展下去，今後在多變的世局中，對我們將是極為有利的。

吳春熙先生：

## 東南亞的局勢顯得更為錯綜複雜

### 連環仆倒的骨牌理論顯然有差別

中南半島變色，關係國家有不同的反應，最明顯的造成東南亞國家政治外交上的轉向。因此福特總統重提杜勒斯的骨牌理論，曾一度引起普遍的爭論，東南亞國家是否將因越高寮的淪失而導致連環仆倒，固未可必，但在心理上若干地區顯已動搖，自亂步驟。

隨着中南半島的劇變，東南亞的局勢，顯得更為錯綜複雜，因此連環仆倒的骨牌理論，從不同的角度觀察，顯然有差別。

### 主席結論：

各位先生所發表的寶貴意見很多，現在試將要點作一總結：

(一) 中南半島的淪陷是自由世界的一項重大損失。

(二) 中南半島淪陷的教訓是多方面的，軍略上、政略上，美國出力多而收效少，中南半島各國各有內在缺陷，而自由亞洲並未負起應盡的責任。至於共產集團所負破壞巴黎協定的責任，尤以匪共為最。

(三) 北越是今後東南亞一個可注意的動亂根源。

(四) 匪俄的歧異，不應是民主國家決定政策之基礎。他們的衝突，不會減少問題，相反的，他們的競爭會增加動亂。

(五) 東南亞和南、北韓會趨向中立嗎？中立不能謀致真正和平，這是無可否認的歷史教訓。

(六) 美國不會從亞洲退出，我們寄望福特總統領導恢復美國傳統精神。所考慮的美國對亞洲認識可能不够充份，美國目前政策仍只在對付蘇聯。他們不免忽視匪共，對共產集團之總體戰未能全面應付。

(七) 台灣戰略之重要性，以及我國對共黨鬥爭的經驗應可供自由世界的參考，當前尤應努力增強自由世界反共的認識。

(一) 一般的骨牌理論，即所謂一倒百倒，絕無倖免的機會，這是最悲觀的看法。事實上中南半島的淪失，必將造成匪俄與北越相互矛盾和鬥爭的擴大，而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利益，決不至於放棄不顧，準此，今日東南亞的形勢還是變局不是定局，因此骨牌理論未必即將導致連環仆倒。

(二) 北平、河內或莫斯科所希望的是排在東南亞的骨牌是一塊接着一塊向上堆疊，只要抽掉最底下的幾塊，自然就全副倒塌。由於越高寮的得手，對東南亞其他國家加緊使用「又聯合又鬥爭」的兩面政策，政治外交和內部顛覆雙管齊下，不難將東南亞劃入其勢力範圍，這是匪俄的終極目標。

(三) 造成連環仆倒的骨牌必然是全副骨牌兩塊骨牌中間抽去一塊，假如後半部骨牌不再抽去中間一塊，亦可能保留一半不倒，暫時穩住。東南亞有些國家希望能藉國際均勢的運用，以湄公河為界，暫時將共產勢力阻截於泰國境內湄公河的東岸。

(四) 誠如台灣大學李亦園教授的看法，東南亞國家文化歷史背景不同，骨牌的底部不一定是平底的，亦可能是圓錐形的，豎立時本身就搖擺不定，可能倒向東，亦可能倒向西，亦可能始終搖擺不倒，泰國就是一個例子。